

32658

:14



史記鈔卷之七十五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其太史公傳匈奴其次匈奴之俗尚及其強弱以

其世處如畫其下次漢與匈奴戰功處尚草草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

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

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騃。騊。駼。

驂。騃。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

傳紀絕調

連用五其字起
而以其天性也
一向斷之句法
長短帝法參差
是太史公着精
神處 季點

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
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
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
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
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
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
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賢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
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
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

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亶父。走岐下。
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
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維
邑。復居于豳。鄘。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
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季。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
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
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
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隼。穫而居

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鄩而東徙維音九。當是之皆。秦襄公代伐至岐。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犇于鄭之汜音九。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

匈奴破中國而
因以立天子此
亦古來所少也

內應開我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陸渾之戎。東至于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音九。當是之時。秦晉爲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獯之戎。

今朔州即林胡雁門即樓煩今采穎山后之戎即鮮卑東胡地

類今之西南夷

撫將詩春秋事不無疎略然頗有隱括法文索

戎而築城郭以自守譬則虎豹而檻矣鮮得志者

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季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

書鈞山谷

陰山及高關并在燕北晉東今宣大之界是也

觀此則長城不始於秦皇矣用脩

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嘗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關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

勝州連谷縣
本秦九原郡
漢武帝更名
九原

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
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
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秦最盛因河為塞
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
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澗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
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匈奴入漢初始盛當是之
時東胡疆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
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歿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
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

難胡人其兵謀

在漢將之上

允寧

鏑箭也矢鏑
飛則鳴

亦冒頓治兵之
畧

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音墨突後有
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
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
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音亡歸頭
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
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音行獵鳥獸有
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
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
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

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疆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皆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

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弃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

境上斥埃之
室爲甌脫也

兵法曰守如處
女匪若脫兔

此段結上起下
一篇之關鍵也
文格

至此總約數語
是回顧收斂大
手筆也 應德

以下纔次匈奴
官制什伍之詳
律會法律占
似喪葬賞罰之
焉

古字例以直
為價值者當
也 氏本西南夷
種也

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皆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

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賢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

以下俱冒稱軍
伍中兩行科條
而其胡俗大略
如是

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對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籠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其灑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臯小者。輒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

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晉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鬲昆。薪犁之國。於是匈奴賢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于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

東西南北各一
色直與篇首奇
畜相應以棟
赤黃白駢
堪畫為圖然中
何無黃馬文案

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
頓詐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
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
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
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
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北方盡烏驪
馬。南方盡駢馬。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
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
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

漢與匈奴和親
始此

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
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
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
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
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
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
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
塞。是時匈奴以漢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
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

河南即今河
套是也

為單于闕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
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
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
呂太后嘗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
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
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
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
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
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

匈奴與漢相答
二書甚好

匈奴此書氣強
而詞大蠻夷亦
有人哉用均
發使是單于使
發以書報漢天
子者不來言拘
留也漢使不至
言不見答也

允寧

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
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
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
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
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
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
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
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
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

漢文帝

匈奴將名

觀匈奴述西代之威是欲以畏漢若曰北州悉下惟容漢耳

單于自稱得天福佑人馬又強欲以威漢天子

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

示疆

本匈奴所言最奸

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

列傳

卷七十五

匈奴

十一

一指其罪一實其啣怨處

比余辭髮之飾也以金為之

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歿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

此意頗難見微說莫能點破

說為胡謀誠忠于漢負多矣

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艸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

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中行說諒詳屈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

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艸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諄，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

非徒以冠強中國
兼此禮義于
冠細味自見
文繁

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

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遯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匈奴官號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

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漂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晉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

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蚤降。故詔吏遺單于。毳毼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

只漢過不先四
字見得負約常
在單于會日五

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亾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

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

新蘭犯禁私出物也

漢武與匈奴弟一合無功

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音〇下奸蘭出物。與匈奴交。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皆雁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

此後不復和親而匈奴數犯邊漢數出塞矣以律

自古制虜須假關市為餌

第二合得少失多

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敖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

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雁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亾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皆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皆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

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皆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弃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歿，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亾降漢，漢封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歿。伊稚斜單于旣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

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

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晉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

自次者尊重
次於單于

此信之為漢也
或其詐漢之詞
允寧

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晉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晉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亾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

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

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

不知今可倣行否

河南今河套也。蒙恬出逐得此。後失之。今復奪。獲以掠。

追胡至闐顏山
趙信城漢威壯
矣 應德

即前合與大將
軍各道故各有
戰功

太史公叙大將
軍追胡至闐顏
山而還逐虜臨
瀚海而還而提
結之口是後匈
奴遠遁幕南無
王庭兩段一東
得開閣之妙
季默

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
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
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
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
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
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
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
信城而還。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
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

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
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
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
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
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
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
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
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
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

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

凡兩遣將出絕塞，俱不見匈奴一人。漢威極矣。應德。

第十合無功

禮卑言好四字，點綴有景，先寧。

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旣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卽

不能。卽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艸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而西

使楊信以下叙當日之盛與所以斷匈奴之臂者正在三又字而匈奴終不敢言與前終不敢寇漢邊相當皆極馳騁

至酒泉郡。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翁侯信歿。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卽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

子爲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賢人，其儒先以爲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歿。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

結一段本意而
情態畢見 文格

直數千金曰：此漢賢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歿，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歿，子烏師廬立爲單于，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

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音于杆將軍音于數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

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皆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

王响犁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至廬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歿。响犁

光祿塞音衛

即榆林塞

湖單于立。一歲歿。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晉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亾歸漢。其明年漢

第十二合失少
得多

漢為甘言所悞
致厚賂以益其
驕不知前充國
既以厚賂留矣
波所畏在強大
厚賂烏足以結
之師乎
書法於陵有意
文恪

第十三合沒虜

第十四合降虜

李廣利為漢擊
胡數立大功有
罪猶當議貸今
降匈奴漢之咎
也允寧

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
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
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敷出
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毋所得音和又使騎都尉
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
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
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
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
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

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
軍敷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
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
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
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得來
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敷與左賢
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
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
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引此二句意甚深遠用均

將率指樊噲衛霍等也

太史公甚不滿武帝窮兵白奴事而不敢深論特托言擇將相其旨微矣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史記鈔卷之七十六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

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兩將軍為一傳太史公用意摹寫處其傳大將軍也。兩當戰功益封由姊子夫為皇后及姊子去病之後大將軍而為驃騎也。驃騎將畧殊無可指點處。特以子夫姊子遂從大將軍勦敵而有成功。並附公孫賀篇末尤可印證。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

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為衛

是太史公目擊事寫出甚有風神。然亦非史公甚得意作。文繁

人奴之為一
句生得毋答
罵即足矣為
一向生讀如
生乃與噲等
為伍之生同
謂人方奴我
平生得無答
罵已足矣

詳次非辜之禍
已而非望之福
可憐可涕悲幸
並至

墓猶劫奪也
掌陳子魯孫
以通少兒貴
以墓取青亦
貴

以上俱詳青之
所以得通籍於
后宮

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媪。媪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入至耳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母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王。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

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賢，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賢掌，公孫敖由此益賢。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亾七

即衛太子據
太史公一篇語
脈乃画工施粉
黛處允衛子夫
得幸上輒與衛
青寵任處相串
而進

青戰功不世矣

校尉每冠以青
有深思

諸詔俱爾雅有
文 文索

伏于隱處聽軍
實訊問也醜
衆也言執其生
口問之知虜處
獲其衆類

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

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

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略雁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

立大將軍之
號令而歸也

三用青子字此
古人純實處
敬勉
此着大將軍得
力甚多

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

此四人功不
同故各叙

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保中。未
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
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
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
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
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
軍出窳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以
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額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
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窳侯。輕車將軍李

音庚

書三從再從及
從俱係大將軍
亦歸功青也
以棟

李朔等三人
李沮等三人
功俱同故俱
各叙

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
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
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
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
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
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
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
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
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

趙信降胡

正軍正也閔名也

大將軍不斬

周亞夫不聽天子詔文帝以為真將軍衛青以蘇建歸天子自裁折何異也今出不可貳罪疑不敢專夫固各有當也國賢

姊即少兒也去病父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年十八從軍

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亾其軍獨以身得亾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弃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

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與輕

此以下入去病
絕無痕迹蓋抄
手也 允寧

亡失少而殺
獲多曰過當

細玩及相國當
戶句法疑相國
即產當戶即羅
姑比 文潔

插入王夫人一
段所以綿續衛

子夫后宮之寵
也

此等皆太史公
着色處
二功並封亦以
漢大軍故也
用均

死傳

勇騎八百。直奔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
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
功疾說
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
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
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
以千一百戶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亾
翁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
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
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

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

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

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

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

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

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

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

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

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鎰。討遼。漢。涉狐奴

以下多叙驃騎事

音庚山名

國名

水名

針線

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懼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

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音支攻祁連山。得會涂王。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

謂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

從驃騎再從驃騎至封從驃騎歸功去病也

太史公一篇精神注此

太史公歷叙諸將則右李廣而駭青並言則右青而駭去病及覆其文自見用均

漢 渾邪王率眾降

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賢。

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亾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亾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

織悉如是

如略情事

仍興之勞似
若云分功與
之也

不徒降者良是
文恪

今年渾邪王降
衆數萬而明年
即系以匈奴殺
略數千人

言轉軍之士
及步兵接後
又數十萬人

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摩侯。鷹庇爲輝渠侯。禽梨爲河綦侯。大當戶銅離爲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驛。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旣永綏。

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

青與去病兩將軍同出塞擊胡而去病有功益封諸吏卒皆侯青獨無時有利不利哉九帝

白日且入至二百餘里寫得如画唐詩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虜

相逢不相見又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皆用此事用脩

絲絮相牽也大當大畧相當遲者待也待天將明而猶黑也

衛青此戰極為奇絕以不得並驃騎並封故太史儘力描寫令人讀之凜凜有生氣

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王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

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威武之極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

及傳

太史公無限悲憤處

一向剪其略詳見詔中

謂所降士有材力者

統言深入有功也

與卓同遠也

是役大司馬遂出單于斬首虜萬餘而不益封故前倭著大將軍戰獲狀而于驃騎則但云捕

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

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

獲章渠。以誅比車者。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

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

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

海。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

取食於敵。連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

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

與城。不失期。從至橐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

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

列傳

卷七十六

衛將軍

十二

軌多而已不著
其後次此亦顯
微而闡幽也
用約

每軍中有李廣
則大將軍不益
封數奇固累人
乎據馬數則師
減蓋幾十八矣
非特十三也
文繁

篇中頗不慚去
病稍嘆息青
文繁

質重少言即
周仁陰重不
泄其行是也

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
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卽軒皆從驃騎將軍
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
封伊卽軒為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
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
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大庶長。軍吏卒為官
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
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
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

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
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賢。
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
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
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
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
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賢不
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齋數十乘。既還。重車
餘。弃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

穿地為營城
蹋鞠戲具也

太史公所不滿
驃騎處種可

見古人之大將
能成功者多幸

而會
去病卒天子旌

功制謚如此諸
將軍不感哉

免寧
愛幸二句在見

武帝憐去病
之餘意以棟

自古陰符將家
無子文格

叙衰遲零落亦
有情致考漢時

諸事若故為史
公作文張本者

每事湊合文繁
太史公無限深

情
到應得貴戚力

文繁

左右字無當宋
本作左方似是

文繁

文繁

及傳

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
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
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
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
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柎侯子嬪代侯嬪少字
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
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歿後大將軍
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
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

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謚為烈侯子
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
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
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
得尚平陽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大將軍青凡七出
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
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
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

川傳

卷七十六

衛將軍

十四

以下附諸將小傳刪之
世將之後多矣

謂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
自古君之忌臣如此

載蘇建之語而結之曰其為將如此著其善辭功名也用脩

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

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按太史公叙校尉李翔云云與以千三百戶封
翔為涉侯云云文字鄭重不嫌重疊至漢書
則省其辭曰校尉其其以千三百戶封為某
其其則氣索矣觀檀弓篇叙石祁子事不數字
而有五沐浴佩玉文字固當如此季然
賢哉乎任安也其猶有古俠士馮諼虞卿之風
為當大將軍盛時士爭自潔飾求眩其趨之也
若飄風之集羽其用之也若烈炎之炙手而安
與田仁方以貧事家監得養惡鬻馬非有國士
之過也迨趙禹過擇即得安大將軍猶不宥
此於安何德灰冷鳥散而安如故大將軍始知
有不安晚矣語曰歲寒知松栢之後凋難能哉驃
騎不以望過安驃騎亦難也元美

史記鈔卷之七十七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
作平津侯王父列傳第五十二

摹寫平津侯暗以曲學阿世四字為精神故其
巧為持正而外不拂眾望內不忤以節儉砥行
以分俸養士其所交游則陽善汲黯而陰排仲
舒至於王父懼則訟言嫉之此皆深中絕倫處
數年間立致三公未幾上書乞骸骨又成完名

叙錯綜極得其
髓 應德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
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
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

弘遇時故至相
位傳中極明此
義允寧

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
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病免歸。
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
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
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
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
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
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
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

阿世之持正

此段隱括一傳大意

此二句亦弘所獨見處

平生受用處
平津一生行概

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
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
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
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
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
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嘗說所言。
皆聽。以此日益親賢。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
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
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

阿世

阿世

阿世

據此兩言便是
巧計應德

與前布被作兩
處叙應德

實自美也而言
似避韓大夫教
武安不當與魏
其爭即此智
丙仲

詳語意寔非管
而是晏因以晏
自况謂謙讓者
似也 應德
過遜以激上怒
信齊人之多詐
也用均

數言乃平津侯
小像而近時執
政亦有似之者

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
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
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
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
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
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迺謝曰。山東鄙人。
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
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
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

善自媚于上

阿世中之持正處

鏡轉上自家

私自比暗折後點

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
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
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
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
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
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
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詳與
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

作陽

脫粟纒脫穀而已言不精鑿也

開東閣事却不載文潔

又討一結果
文格

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叛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歿。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

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

私亦非專從諛者其毀西南夷沮卜式黜審成皆有大臣之言但重祿持位畏忤上旨故不能不倍約阿世耳

丙仲

叙事無可觀而三書可誦與鄒陽傳相似

惜乎八事不及傳而伐匈奴一事千載以來絕議矣

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

暗伏日暮

途遠一段

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亾。天

只述二舊事後
答說其意亦是
文之一體 文潔

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

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饒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

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益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

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

暗指危朝廷

太史公傳亦不
必人人著備類
末嚴安徐樂一
書是矣蔡澤傳
亦然 文格
自陳涉六句成
一氣壯哉 允寧

上用二無字二
非字呼于何也
之前此却用非
字呼于何也之
後文勢從橫錯
綜有法 文潔

再批剔一過更
覺俊爽有味
文潔

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
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
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
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
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
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
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
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
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

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
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
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
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
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
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
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
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天
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

後上最有發明

以上似識治體之大而以下渡導之游樂以自媚于上

先惧其拂旨故曰何必湯武成康其後即轉甚有力用均

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全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蕪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

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

此言窮兵之禍
極為詳細於治
道有闕其言華
采中有質實
李點

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蟣。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虞示不復用。元元黎民。

逢明天子二句
此言過矣。嚮使
以下則是
李點

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賈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

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歿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賈爲天子，富有

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

橋作橋箭正
曲使直也

是時王父偃採
晁錯分削諸侯
王之說尚未行
而嚴安所指論
亦未深中情事

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
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
以亾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
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
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
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
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
之晚也。於是上乃拜王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數
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

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
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
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
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
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
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
。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
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
下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

策出賈誼而措
置更妙 文繁

此即劉歆故智

一、應傳首所
次所未遇時情
事

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弃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二十萬衆築

北河。終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我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

孔車汶人也
沛有汶縣
高終餘音媯媯

此太史公有感
之言也

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王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王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王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王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王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王父偃。王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無一人收者。唯獨汶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王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以下俱補先主及班固所續刪之

南越即今廣東西二省揚越揚州之南越也
與吳王濞傳略相似只見發揮其疆觀望而終歸於叛意中間筆勢頓挫洞悉情事所乏者奇峭耳 文索

史記鈔卷之七十八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噴職作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

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歿。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卽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

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卽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廼乘

得禦夷體

此孝文得黃老之旨處與謙

與上文帝即位置守邑諸事相反豈隔絕誤聞耶

辭傲

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長

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入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

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
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
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
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
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閩
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
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
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
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

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亾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
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
謚爲文王。嬰齊代立。卽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其入
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興。及卽位。上
書請立穆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
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
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
謚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
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

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畱填撫之。王

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

連姻也。

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

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鏃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

當斷不斷

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

越妻乃越女非漢女也而徐注若以越為人名何也用脩

次伐南越之兵甚中經緯

時款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海樓故號曰樓船伍胥書有戈船以載千戈因謂之戈船也咸會番禺此一旬不可少文恪

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轉字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膠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

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王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

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犁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亾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賚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爲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爲臨蔡侯。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

定。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諭。甌駱屬漢。皆得爲侯。戈船下屬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爲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爲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亾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爲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亾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

獨此小論與他篇不同似後人銘體

愈殖。因禍爲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叙武帝討南越。華力萬鈞。而越內后王亂。臣之寔態。討越樓船。伏波之將。畧委曲轉折。纖悉殆盡。李默

史記鈔卷之七十九

吳之叛逆。甌人斬淠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即今閩地。東越即今永嘉也。

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

東冶即今侯官地

及傳
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爲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弃弗屬於

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弃之。且秦舉咸陽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

此及後大行語
俱有致 彙

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亾入海。皆曰。善卽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

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郎中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竝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

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

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絡古、斬狗北將軍爲禦兒侯。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萬戶。封建成侯敖爲開陵

此一既斷而漢續此倒叙法也

按漢詔徙東越及閩越之民于江淮是以浙以東南及福建盡空地也

及傳

侯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案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繚婁侯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兵至弃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眾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史記鈔卷之八十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亾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

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

傍沛反

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為界。屬燕。燕王

盧縮反。入匈奴。滿亾命。聚黨千餘人。魑結蠻夷。服

而東。走。出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

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亾命者。王之。都王險會。

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亾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闕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拜何爲遼

叙兩將不和處殊有委

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

按謂未能破之而前進也故後云破沮水上軍乃前兩仲

及傳

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

叙兩將軍私心
處曲盡以棟

自古兩將異指
鮮不敗亡者

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剽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

與唐李晟及懷
光注橋之也畧
相似

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

陰啖路人皆亾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封參為濼清侯。陰為菽苴侯。啖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亾多。當誅。贖為庶人。

言其所將卒
狹少
按樓船前力攻
番禺反驅降者
入伏波營故以此
欲獨降之為已
功也 丙仲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
首。樓船將狹。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
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史記鈔卷之八十一

唐蒙使畧通夜郎。而邛笮^{音昨}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真西山所摘錄篇首絕佳以下並
序次通西南諸夷本末亦可觀覽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
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
皆魑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牂
榆。名為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
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

頭緒頗多柳州
游黃溪記本此
文繁

此以上不百四
十字而西南諸
夷其方隅風俗
大小具見叙事
明整簡盡可法
季默

莊蹻之王楚與
尉佗之王南越
畧相似

叙事精到 文格
謂棧道廣五
尺

枸一作蒟音
寔用其葉作
醬酢美

唐蒙亦奇士

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
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
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從叙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
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
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
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
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頰略通五尺道。音案
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

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笮。馬棘。僮
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
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指
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
牂牁。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
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
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
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
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

外臣實一州王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

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饜。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

三關夜郎猶未
就
令犍為自保
守而漸脩成
其郡縣也

張蹇之求身毒不得要領

為昆明所閉道

以下文常隔滇道者也觀之恐非且蘭也元寧

八校尉擊南越後始得併之西南諸夷

死傳

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音指焉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蹇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常羌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

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雋郡。笮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

列傳

卷八十一

西南夷

四

白馬爲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于番馬見枸醬于大夏見邛竹

杖而文法錯綜如此允寧

猶謂被分割也。西夷後被分割。割居西南二方。割亦分義。

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爲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禹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卒爲七郡。

田

